

而生。它们和蚯蚓一样,总要有一段时间,生活在建立新秩序的彷徨之中。看着拖拉机犁地,我想,我怎么会想到这些问题的呢!一次翻耕如一场革命,总有一些生物变得丰衣足食,而另一些生物流离失所。这算是革命带来的利益再分配。

拖拉机戴一个深檐草帽,看不清脸。走近了,才看清原来是和我们一个生产队里的,比我小十来岁。记得他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,几乎天天被同样不识字的父亲打一顿。打着打着就更不识字了,读到三年级(留了两级),读了五年,便休了学。已经许多年没见到他了,没想到在这个黄昏里见到了他。

他也认出了我,朝我喊:“嗨。”我也大声地“嗨”了一下,又大声说:“夜了。”

他大概明白了我说“夜了”的意思。“耕完回家。”他告诉我。他也是一只白鹭,在土地上找食吃。

夜更浓了,我慢慢走回家,然后,吃饭。

晚上九点钟光景,我站在窗前,拖拉机还在工作。隔着窗玻璃,听不见声音,只看见两盏灯,来来回回地转悠,仿佛寻找什么丢失的东西。

## 二

在乡下,掌握时间不用看钟表。在乡下说时间,只有白天晚上,早晨黄昏,春夏秋冬。

小时候外婆喊我起床,外婆说,哎呀,太阳晒屁股了。

母亲说时间:日头要落山了。或者:日头八丈高了。八丈高是多高?总之有点晚了。

城乡之间,是有时差的。有几年我在一个乡镇工作。有一天有村民来访,要求镇上的社区服务中心提前办事,八点半开门,太晚了。

我心里想,对啊,一个农人早晨五点钟起来,到八九点钟,在他看来,已经大半天过去了。这件事情后来没有落实。现在办事都用电脑,电脑是联网的,电脑的时间是城里的作息时间。

在乡下住着,鸟逼着你早睡,鸟也逼着你早起。

住乡下的第一晚,往往如在城里,非熬到十一二点不睡。鸟不是我娘,早晨起来,轻手轻脚走猫步,不到五点,它们便开始大声嚷嚷。那时候或许我睡得正死,被鸟吵醒,不得不坐起来,拉开窗帘看看,对面一片空明,下弦月尚未隐去,天铁青着,两三朵云,在青色里踱着方步,俨然老态的诗人,酝酿了一整夜的诗正要赶在黎明前完工。鸟不知在对面的哪棵树上,不知它们在吵什么。

睡不着了,干脆起来,下楼,出门,穿过大路就是田间小路。草把路面侵

占了,要小心下脚,鞋才不至于被露水打湿。隐隐的曙色,刚好分辨得出青草的颜色和品种。月亮还在天上。这是多年未见的风景了。

因为早起,晚上八九点钟便犯困。其实对于乡村来说,八九点钟,多数人家已开始洗漱,做着就寝的准备了,九点以后,照明的灯火渐次熄灭。乡村安静。

以后便逐渐适应了乡下的作息时间,睡踏实了。鸟属于守时的动物。作家苇岸对麻雀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细致,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:“黎明,我常常被麻雀的叫声唤醒。日子久了,我发现它们总在日出前二十分钟开始啼叫。冬天日出较晚,它们也叫得晚,夏天日出早,它们叫得也早。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。我不知道它们的叫声和太阳有什么关系。”看来,鸟是太阳派来的使者。我没有论证过苇岸观察的时间是否准确,苇岸说的是北方,南北会不会有差异,但每次在黎明前听见鸟叫,这是确凿的。太阳为了保险起见,还安排了公鸡,准确无误地在天亮之前打鸣,一遍不算,连叫三遍,三遍以后,让你睡意全消。禽与鸟,它们合谋帮太阳为你安排了作息时间。农人啊,日出了,揣把锄头干活去啊!你不需要钟表,太阳就是农人的时钟,太阳帮你明确了时间,你只要遵循日出日落的规律,安排一天的活动。你的一生,甚至都是由太阳来安排的。

植物的时间,好像也是由太阳来安排的。一株草,一棵树,一片麦子,它们不看钟表,却知道什么时候长叶,什么时候开花、结果。

在乡下住一段时间后,还要回到城里,按照时钟规定的作息时间去上班。要是看不到钟表,你便晕头转向,不知所措。你要有几天适应过程,倒一倒时差,重新忘记太阳的明暗,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城里人,早睡,晚起。城里人不知道季节,甚至不知冷暖,空调帮你调节了温度。城里人,与大棚里的一棵菜没什么两样。所以城里的人都白皙,少了太阳的爱抚,缺钙,走路低着头,一晃一晃的。不像我的乡亲,脸色黧黑,说话大声,请你喝酒也像和你吵架。爽朗一笑,四邻八舍都会被震醒。我却感觉温暖。

只要一有空闲,我便想着去乡下。乡下的屋里也有钟,但早已因为电池用完而停止了转动。有种没钟无所谓,有太阳,生活就有了秩序。在乡下多呆些时日,说不定,田野的清风一吹,苍老的额上会长出一片嫩叶来。

要是哪天,你看到我的鞋上沾着泥腥,沾着草籽,你就知道,我刚从乡下回来。草籽跟着我,是想扩大它们的地盘,泥土跟着我,是在提醒我,我从泥土里来。



《立秋·屋角红英》(国画) 陈健

## 笔走心缘

## 车子动了,有风就凉快了

□ 崔立

那个时候,我在农村的世界就只有家到小学的距离,用脚丈量就可以了,一步,两步……数不到500步,那个在两镇交界处的小学就到了。

那年的一天,至今看来都是跨出关键一步的一天,父亲跟我说,我带你去县城吧。县城?这个在我概念里非常遥远又非常高端只可高山仰止的所在。因而我停顿了片刻,很快响亮地说,好啊!

我随父亲来到位于小学旁侧的公共汽车站。在我上学或放学路过车站,会看到像放大的铁盒子一样的汽车,徐徐地在我不远处停下,又徐徐地开走。今天我居然有机会走进这铁盒子了。

天是真热。尽管我和父亲站在车站旁的树荫下,汗还是止不住地往外冒,父亲说,热吧?我说,热。父亲说,上了车就不热了。

一会儿,一辆公交车徐徐地停在我身旁。我们上了车,一股车内的热浪向我涌来。这是一辆四面都开着窗的普通公交车,不是现在的空调车,车内似乎比车外还热。售票员使劲地摇动手上的扇子,车上的乘客在用毛巾擦脖子上脸上的汗。父亲正在买车票,从口袋里摸索钱,数了数递给售票员。我想说,我要下车。父亲像看懂了,朝我摇摇头。我不情愿地去拉车内横着的栏杆,有点烫,我刚一触摸就马上缩回了手。但徐徐摇晃着要开动的公交车,又让我不得不赶紧拉住栏杆。

父亲说,车子动了,有风就凉快了。这天气明明没有风?我疑惑地看向窗外,马路两侧的树叶没动,我也根本看不到风的迹象。我怀疑地看向父亲。

随着车子发出轰隆隆的声音,驾驶员猛地推动了一根杆,车子加速了。我惊奇地发现,随着车速的变快,果然有风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,吹到我身上一阵凉意,似乎没那么热了。

我很惊讶这样的凉意。我说,真的有风啊。父亲说,开得快一点,风会更大更凉快。司机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对话,也为了向我印证父亲的话是对的,他的脚猛踩下踏板,车子轰隆隆的快速跑动中,有更多的风从窗口吹进来。这次,居然还吹动起了我的衣服和头发,好凉爽!

过了一个车站,公交车停下又

开动。

一条直行的马路,一览无遗地视线绝佳。这也给了司机再次展示车技和拉动车速的好机会。车子猛地一阵加速,轰隆隆的声音在耳边热烈响起,像脱缰野马般一往无前的奔腾着往前冲锋,风从窗口大量地涌入,往我的身上扑,吹散了我身上的热,也吹动了我的心头无比的激动。缘于前几天看过的一部美国西部牛仔片,我感觉我像一个真正的牛仔,加速行驶的车就是我的马。我恨不得甩起我手上的鞭子,让马儿跑得更快一些,不由得要喊出那一声急促的“驾”!

多年后,我大学毕业,找工作成了大问题。在之前的大半年,我跑了数十个人才市场,投下若干份求职简历,却没有收到一份录用我的通知。我非常沮丧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并不适合工作?

我回了趟老家,又是一个大热天。那年四面通风的公交车已经换成了空调公交车,车窗紧闭着,司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司机,但他时不时的时候,又让我想起了那年吹进车内的风,和父亲说的那句“车子动了,有风就凉快了”,醍醐灌顶般地敲击在我的脑海里。

第一份工作的前三天,我锄了三天的草,背上头上火辣辣的天,遮阳帽挡不住太阳的炽热。这真的挺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意思。我咬咬牙,坚持着熬过去。

第二份工作是绿化实习监理员,跟随着熟悉绿化工程和土建项目的资深老监理员,也学习着。睡在工地上,晚上老监理员说喝点酒吧。我不胜酒力,喝了没多久就冲到了外面,对着河边一阵呕吐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像在为我加油。

第三份工作,第四份工作……我不再怀疑是不是适合工作了,只是觉得每一份工作都要做好。像那年的驾驶员一样,我学着在视野开阔的马路上加速前行,“风”在越来越快的行驶中涌进车内,好凉爽!我成功完成了好几个项目。我又圆满的做到了转型。我带团队多年,我告诉下面的年轻人,没有什么不适合的,只有你想不想把这个事情干好。他们很认真地点头,很努力地做着记录。

我时时自勉,那句“车子动了,有风就凉快了”。

## 心香一束

## 美丽洋山芋花

□ 周云海

妈妈的家乡在浙江宁波。

少年失去怙恃的妈妈自从被慈姐带来上海后,轻易不敢拨动去家乡省亲的心弦,妈妈被困在辛劳的生活里。老年的妈妈卸下了生活重负。没有奢求,去宁波老家走走看看,是老人家暮年最大的欢喜。于是,我们儿女时常会满足妈妈的这一渴望。

妈妈坐在宁波老家屋子的廊檐下,一群亲情小辈围拢在老人家身边说笑聊天。弟媳悄悄对我说,依看呀,这么多人围绕伊,妈妈像电影明星一样。是啊,这是血缘亲情的融汇。妈妈像家乡田里一株生机勃勃的洋山芋,在她下面生长有一捧青春可爱的洋山芋。

去宁波乡下,我们每次都会带回家很多洋山芋。妈妈喜欢吃家乡的洋山芋,弟妹们也爱宁波洋山芋“好吃”。除了是刚从田地里刨出的洋山芋香甜粉糯口感,我想这其中还有家乡亲情的芬芳。

洋山芋,也叫马铃薯,因酷似马儿佩挂的铃铛而得名。此称呼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《松溪县志食货》。马铃薯

江浙一带谓洋番芋或洋山芋,东北、河北叫土豆,华北地方也有叫山药蛋的,西北地区则称洋芋,而闽粤等地又有番仔薯、薯仔、荷兰薯之名。一种农作物在各地会叫出这么多不同的名称,可见种植范围之广、民众印象之深。

在上海方言口语里,洋山芋和土豆时常混称。洋山芋,名中有“洋”,其实很“土”,在菜市场里堆垒一处不起眼,价格也便宜。但又仿佛不可或缺,在菜市场,在餐桌上,总不缺它淳朴的身影——它是家常菜,在有些地区甚至可以当作主食。

我熟悉菜市场、餐桌上的洋山芋,却很少到田地里亲近它。

今年五月假期,我与弟妹们又去了一趟宁波乡下。虽然,我们已没有了妈妈,但我们还念着老家田里的洋山芋。表妹阿毛荷锄头,带我们到她种植的田里刨洋山芋。田里一株株碧绿的洋山芋长得浓密,松松软软的泥土下蹲住着一群淳朴可爱的洋山芋。哦,我看见有些植株的洋山芋开花了。粉白

色或淡蓝紫色的洋山芋花,开得稀疏敛持纤秀,很是漂亮。我拍了田里洋山芋花发给良琪文友,她微信互动说“洋山芋开花蛮好看的么。”是啊,想不到很“土”的土豆花会是这样美!

洋山芋也就是马铃薯,原产地在南美洲。在16世纪下半叶,由西班牙人带回到欧洲传播开来,之后再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。据说,马铃薯引至英伦三岛时,起初很长一个阶段是被作为奇花异草观赏的。

洋山芋花开美丽,但其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洋山芋高产耐储存,且具有主食、蔬菜和水果等多重特点。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重要的食品品种之一,地位仅次于水稻、玉米和小麦。

据了解,南方一带洋山芋的收获期一般是六至七月份。阿毛表妹在田里为我们刨取的洋山芋是在五月头里。啊呀,这被我们带回上海这么多小个头的洋山芋,好比是鸡中的童子鸡。

五月,我尝到宁波乡下的洋山芋了,真好吃;五月,我看到妈妈家乡的洋山芋开花了,真好看。